

琉璃廠、陶然亭、法源寺
——盛清京城的文化三角地
與旅京文人的心理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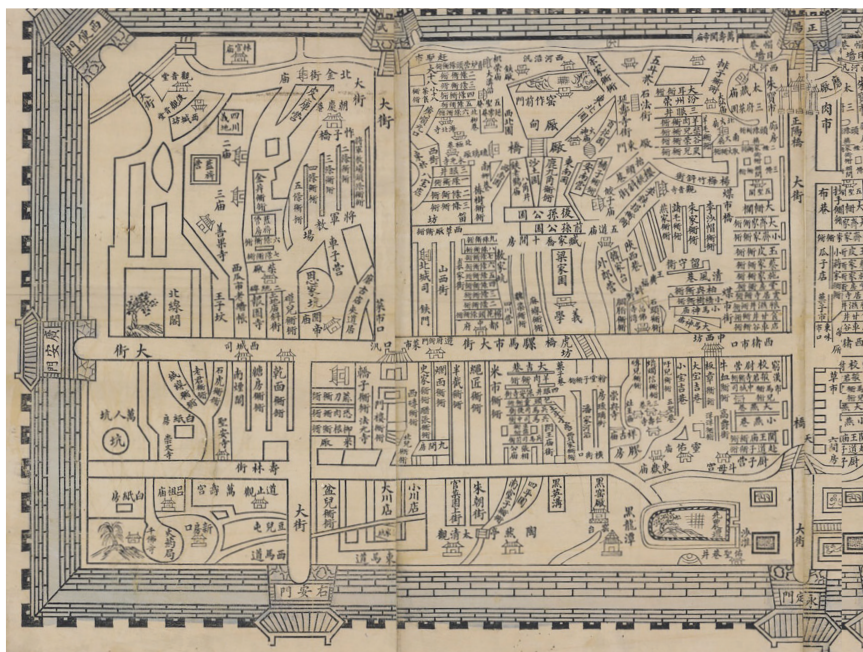
葉倬瑋

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

※ 一、引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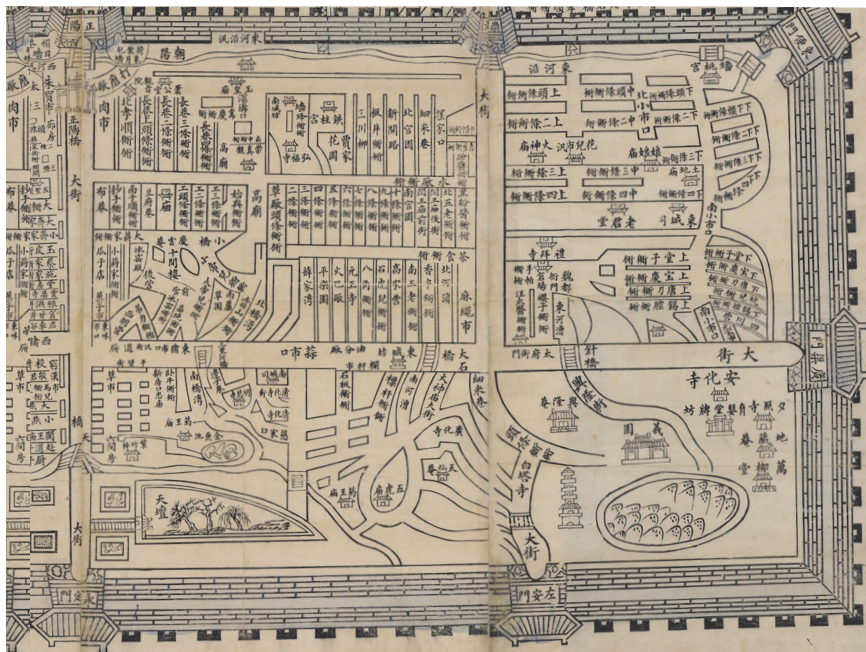
一個城市有很多不同類型的空間，除了生活空間之外，也有文化空間、娛樂空間，這些空間能夠反映甚麼樣的精神面貌？本文探討的是乾隆時代。關於這個時代是強盛還是入衰，歷史學家有很多不同說法，但是對於當時的人而言，他們覺得是古來未有之盛世，各種條件在當時都相當豐盛。而且，作為皇權核心的京城，更加是盛世的代表。當時的文人置身於這樣的時代，到底會有甚麼樣的想法？在研究這問題的過程，文學是重要的部分，是反映文人心理狀況的重要媒介。

所謂「三角地」，指琉璃廠、法源寺，以及陶然亭，如果從地圖點出這幾個地方，就是一個三角形。當時很多人從琉璃廠走到法源寺，也會從法源寺走到陶然亭，但比較少從陶然亭走去琉璃廠，除非他住琉璃廠。下文會提到一些文人怎樣走這些路線。



〈京師全圖〉局部，乾隆時期。（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

北京城中央是天安門正陽門，在京城做官的人，會從正陽門進去上朝。琉璃廠、法源寺都在正陽門外右邊，是北京城西南方。若調查一下當時北京城的官員，和那些上京赴考的人住在哪裏，會發現他們頗集中地住在這一帶。那些官員為甚麼要住在這些地方？因為方便上朝。以前北京城有內城外城之分，以正陽門為界，裏面叫內城，外邊叫外城。清朝時，內城不可舉火，但外城可以。這個禁令後來愈來愈複雜，也導致官員需要摸黑上班，於是，很多官員住在正陽門的附近，特別是琉璃廠一帶。而且，正陽門南方及琉璃廠有許多會館，可以讓赴京考生借住，而某些佛寺也會開放予有經濟困難的寒士暫居。故本文論及的幾個地點，也是這



些旅京者常見的活動範圍。本文將以這三個空間為例，分析旅京文人如何以文學作品，表達自己跟城市空間以至於時代的關係。

※ 二、琉璃廠

這裏先談琉璃廠。這兒是一個古玩書肆雲集的地方，許多人去北京也會去遊覽一番。琉璃廠本身是官窯，後來因為城市規劃的問題，於是就讓那些官窯搬到城的外緣。但是琉璃廠這個地名繼續保留下來，變成了一個買賣古玩書畫的地方。

在清代，不斷有古蹟在琉璃廠被發現，例如有一次，有人在琉璃廠找到一隻人腳，繼續挖掘的時候發現，原來那是一個遼國的墓穴。當時一位名朱筠的大官，就寫了一篇碑銘記載此事。²而且，我們也會發覺，琉璃廠原來也是名人故居，康熙時期，文壇巨匠王士禛（1634-1711）上京的時候，就是住在琉璃廠的斜街那裏。他將一些藤花種在書屋，於是就有「藤花書屋」的雅名。到了乾隆時期，不少文人去琉璃廠的時候，也會去王士禛故居藤花書屋那裏「朝聖」。³

剛才提到北京城內城不可以舉火，外城則可以。以前京城節慶會舉辦燈會，如元宵節燈會。但內城不可以舉火，可以在哪裏辦燈會呢？就在琉璃廠。雍正之後，更改了京城的禁火令，燈會就移師到琉璃廠那裏舉行。於是，琉璃廠愈來愈熱鬧。

琉璃廠的熱鬧，也因為這裏是著名的「淘寶聖地」，那些書肆、

古玩店是文人、官員、收藏家常去的地方。在清人文集裏，可以非常容易看到他們在那裏發現了甚麼、買到甚麼。例如蘇東坡的真跡書法，⁴和即將提到的史可法遺像及書信等等。這些「淘寶」記載有許多值得我們思考的地方。現在，假如我們找到一件古玩，我們可以收藏起來，邀請朋友一同鑑賞，或者拍些照片分享給同好，當然也可以拍賣。那麼這件古玩就以實質或虛擬方式流通了。但在古代語境，文物收藏、流通是消費行為，沒有金錢就無法做到，只能羨慕和嗟嘆。舉個例子，蔣士詮（1725-1785）在琉璃廠買了史可法的遺像以及他的家書，本來沒做甚麼，也只是分享給朋友看，寫一些賞物的詩，作為文友交際活動的機緣而已。但是，他接着將遺像和家書包裝在一起，使成「重裝像卷之首」，這也是清人收藏文物常見的做法。之後蔣士詮在安定書院任職，當時的江南督學彭元瑞（1731-1803）承接皇命，要為史可法建祠堂。乾隆皇帝表彰史可法自然有其政治意圖，但要建祠堂卻需要一些文物，這些文物不好找，在皇帝的內書房裏找到一些，但質和量都不夠。這時候，蔣士詮就將他買到的遺像和家書等東西拿出來，放在史可法祠堂，皇帝終於滿意了。⁵其實，這類故事有大量的信息，所謂的文化保育其實需要很多條件。首先就是物質，物質不存在，是無論如何辦不到的。另外，假如沒有錢，又買不到那件物件。再者，從琉璃廠或古物市場裏「淘寶」其實是一個披沙揀金的過程，大多數「文物」都是假貨，作為一個有才華的人，「識力」是否足夠判斷該件「文物」的價值？再說，即使買了該件「文物」，將它收藏起來，有空拿出來看一下，或與

朋友分享炫耀，是做不成文化保育中「流通」一環的。這個人需
要有文化承擔，有意識將之匯入到文化傳統裏。以上幾點，都非
常重要，所以在清代，文人經常會對物感嘆。他們賞玩古物時喜
歡寫詩，將文物被發現過程寫出來，再加入自己的情感，他們有
強烈的「物緣」感受——即與物相會的緣分。⁶清代乾隆朝是個物
質爆炸的時代，詩人會想：我們與甚麼會在這裏相遇，物既有緣
被我發現，那我是否又有這種被發現的緣分——這已是寄託的套路
了。繁華盛世，人才鼎盛，要被發現和重用，也不是容易的事。

那除了文物發現外，在琉璃廠這個繁華之地，有一些讀書人的詩
會透露一種「迷失感」——我是否在這裏迷失了？到底我怎麼樣
了？我是誰？例如洪亮吉（1746-1809），他在嘉慶二年（1797）
寫了〈十五夜琉璃廠步月〉這首詩：

一市人如海，塵從隙處穿。帷車排巷窄，社火壓場圓。濁酒
呼朋飲，奇聞藉客傳。欲尋容足地，飛爆向肩然。⁷

嚴格來說，洪氏不算是旅京者，他與許多旅京寒士一樣，長時間
考試不順，但當時他已成功中進士，擔任翰林院編修，充國史館
編纂官，赴貴州約三年，至嘉慶元年（1796）初回京，幾個月
後就搬到琉璃廠居住，住了七個月左右。洪亮吉寫這首詩時正值
上元節，他是第一次以琉璃廠居民的身份參與上元節燈會。從詩
中可見，琉璃廠非常熱鬧，洪亮吉詩說「欲尋容足地，飛爆向肩

然」。「飛爆」是煙火，「容足地」就是一個可以站的地方。但同時可以解讀成他在經歷許多高低起伏的人生後，在如此繁華的鬧市或盛世裏，應該站在哪裏？應該何去何從？這樣，這就不是一首純粹描述環境的詩歌了。清人關於琉璃廠的詩歌，告訴了我們許多類似的故事和心聲。

※ 三、法源寺

接着是法源寺。從琉璃廠西邊出來，往南直走，經過一個菜市場再往裏面走就到了。法源寺很有歷史，前身叫憫忠寺，在唐太宗時候開始興建，建寺用意是紀念建唐的將士，但這座寺廟在武則天時代才真正建好。這座寺廟有許多歷史故事，其中很深刻的是兩宋之交、靖康之難（1127）時。當時金人將徽、欽二帝擄走北上，其中就將宋欽宗和他的妃嬪囚禁在寺裏，所以寺院還有着「國變」的歷史意蘊的。不過，法源寺在清代最受遊人欣賞的，卻是寺內的海棠及菊花（現在則以丁香最著名）。

在這裏補充一個問題：旅京士人會住在哪兒？除了行館外，不少窮生會住在法源寺的寓齋。例如程晉芳（1718-1784）受皇帝垂青前，曾經在北京短暫停留，他就住在法源寺。桐城派大家姚鼐（1732-1815）也住過法源寺。清代其中一位最有才華的詩人黃景仁（1749-1783），他為考試求官，在北京待了好幾年，搬過幾次家，在最後借貸為生的時光也是住在法源寺，直至被債主相逼，才離開避債，不久後就病死了。所以，我們可以就為暫住法源寺的文人列出一個長長的名單。當然，也有一些旅京文人後來在京城成功安頓，遷出法源寺，然後再以遊客身份訪寺，變成賞花者，並且寫下許多詩作。

阮葵生（1727-1789）和祝德麟（1742-1798）是乾隆時期有名的詩人，他們曾到法源寺賞花。在他們的作品裏，佛教屬性並沒有很讓人注目。例如〈徐松厂沈景初祝芷塘招遊法源寺看海棠〉，就說寺裏的花原來很漂亮，它們竟然在佛門裏爭妍鬥麗。⁸ 阮葵生他寫這首詩的時候，正等待考禮部會試。他說的爭妍鬥麗，是否能跟他去競逐功名互相指涉呢？他的好朋友沈初（1735-1799）的詩〈阮吾山邀同徐松厂祝芷塘過法源寺看海棠和吾山原韻〉寫於稍後一些，那時他已當官，但詩歌也是講幾個人去法源寺看海棠，然後生出「香車寶馬滿京國，藏春卻在禪門空」的感受。⁹ 原來法源寺有漂亮的花……這看似廢話，但若讀成「野無遺賢」的寓託，那即表示：我們在這麼一個盛世，有能力的人即使身在空門，也會給人發掘出來的；正如花開在佛寺，我們也會慕名而來。

不過，也有另一種情況，就是窮得連衣服也買不起的寒士，如黃景仁。他住在法源寺時就寫了一首〈惱花篇〉，表現出怨懟之情。¹⁰ 他對那麼多遊客訪寺賞花很不滿，覺得他們擾亂了自己、很嘈吵。這種不安使他埋怨那些花，為何要開得那樣漂亮，使那麼多人來賞花；而他本人卻只想清靜——「求寂得喧毋乃窮」。他的詩後半部分繼續發脾氣——既然你們說花這麼漂亮、那麼喜歡來看花，那就拚命來吧！請花再開得漂亮一些，大家拚命來吧！如果我們用人花互喻的方法讀這首詩，那他就在表達：「我」再「開」得漂亮又如何？我終究只是盛世裏被遺落的一員……在法源寺寓居的

寒士並不止黃景仁，其他寒士也有相似的感受。

而且，若果觀察法源寺附近是誰人的居所，就更能理解這些寒士的感受。原來，乾隆中期，法源寺旁邊轎子衚衕是內閣學士翁方綱（1733-1818）的家，大理寺卿、副都御史、刑部右侍郎王昶（1725-1806）也住在這裏，翰林院侍讀、後遷兵部尚書畢沅（1730-1797）的居所則再稍稍往北，禮部侍郎錢載（1708-1793）亦住在這個爛面衚衕，四庫總纂官大學士紀昀（1724-1805）則住在琉璃廠南邊。乾隆時期京城的文化人不止喜歡賞花，也常去這些名流家裏作客，飲酒寫詩，賞玩古物和藝術品，他們也會邀請在京的寒士一同參與雅集。這些寒士在散席後回家，環境天差地異，強烈的反差讓他們寫成不少散席詩，以抒其情。其實，盛世的生活空間、居住空間的寫作，正反映着他們的心理，值得我們多注意。

※ 四、陶然亭

現在談三角地的最後一站陶然亭。它距離法源寺非常近，是文士常到的地方，自然也有許多的詩篇。陶然亭非常漂亮，它在康熙時候增建的，建造者是工部侍郎江藻。此前那裏有一座「慈悲庵」，歷史悠久的，隔壁有間窯廠。陶然亭比起當地其他建築都要建得高，當時有人以詩描述登高望遠的所見所感，例如紀昀「記得紅萸黃菊節，陶然亭上共登高」、¹¹ 黃景仁「城南有高亭，亭與城相向」、「一里得高臺，于此足遼曠」等。¹² 當時有很多文化活動在這裏舉行，譬如春天的「修禊」，文人就仿效晉代名士王羲之，在此「曲水流觴」，何其風雅。另外，由於陶然亭坐落在城南邊陲，正好作為送別場所，所以在這裏有特別多送別詩。這樣，住在京城的人會去陶然亭，將要離開京城的人也會去陶然亭。若用人文地理學的說法，一個地方很多人往復的話，就要特別注意，此地也必然有很多混雜的元素。

前文曾提過程晉芳，他後來返回京城。因為他文才實在太好，乾隆皇帝對他慧眼有加，邀請他進四庫館校書。那時，乾隆皇帝曾因為校書水平出現問題而大發脾氣，但由程晉芳校訂的書卻一字也沒出錯，所以乾隆對他大為讚賞。乾隆三十七年（1772），他任職編修，到過陶然亭，寫了〈壬辰花朝偕方耕梅等冒雪游陶然亭至則水漲不得渡晚飲耕梅先生寓齋分體得五言絕句四首〉，其三云：

三五輩咸集，百千觴不辭。重雲漏圓月，冷色助敲詩。¹³

詩中可見他欣賞附近環境，產生了寫詩衝動，三五成群在這裏詩酒風流，相當快樂。

陶然亭是一個地勢較高的地方，附近就是城郊，遊人可以登覽，望到城外，也望到遠處的西山（北京城外西北），景色相當宜人，這種「郊外」景觀在城裏面是不可能見到的。陳兆崙（1700-1771）這首詩〈九日同章容谷水部登陶然亭〉寫得很有趣，¹⁴他寫由城南步行去陶然亭時看見的景物，說「纔轉村灣靜市囂」，原來這裏拐個彎，就是第二個境界。再看陳昌圖（1741-1798）〈陶然亭〉，他寫「勝地從來無定主」，最後「翱翔暫得挾飛仙」。¹⁵陶然亭是旅遊勝地，但陳認為這旅遊勝地不是屬於任何一個人的。這是一種人與地方連結的想像。正因這兒是旅遊勝地，所以遊人並不認為自己屬於此地的。那他們為甚麼要去這個地方？這地方能夠帶給他們甚麼樣的感受？程晉芳在乾隆十八年（1753）短暫入京，他在陶然亭寫了〈題陶然亭二首〉，其二云：

清涼地面近昆伽，倦柳成行一徑斜。欲奏古琴延夕月，忽驚山鳥墮松花。全消城市塵氛擾，每對盤樽興會嘉。何事酒醒風露冷，倦遊孤客轉思家。¹⁶

那時他尚未得乾隆青眼，與上文引述他後來寫於同一地方的詩

歌，情調上截然不同。「全消城市塵氛擾」，¹⁷ 在鬧市生活太辛苦了，但只要步行一公里多一點，就可以到達陶然亭，讓你「全消城市塵氛擾」。這裏有不屬於城市的景觀，有遠山近水，這些景觀讓旅京文人想起家。「何事酒醒風露冷，倦遊孤客轉思家」，詩中所寫的景觀有着「鄉」的特質，特別是水鄉，這不一定指江南，而是指代着他們遙遠的家鄉。這種懷鄉情緒在鬧市裏是不易觸發的，但在陶然亭就相對容易。故此，這種「擬山林」、「擬江南」的空間，同時是心靈以及抒情的空間，在他們的詩歌裏面很清晰地表露出來。

乾隆時，汪啟淑（1728-1798）的筆記輯錄了桐城人江皋（1635-1715）的〈陶然亭記〉。¹⁸ 該文講到人心和環境的關係，很適合作為心靈史研究的材料。文中說「處幽境者未必皆高人，抱遠心者偏難適閑境，勢使然也」，接着「久寂而思喧，厭勞而趨逸，又人情之常」。這是一種生活空間與休憩空間對照而生的心理狀態，很容易理解。他寫「歷紛華之境，多幽曠之思，居群動之中，懷獨適之趣，非其人之性情與山水相洽，能自得其真乎？」山水能夠喚起我們精神上某種「真」，或者精神上某種需要，這是在城市裏無法體驗得到的，但在陶然亭就可以有這種體驗。反差會帶來衝擊，他們無論前往陶然亭，還是離開陶然亭，原來拐個彎就是第二個景況，「然不逾畦步間，轉輪穿巷而達九衢，即浩然人海」，¹⁹ 這是多麼大的反差。那時候京城的人文去陶然亭，就常有這種反差心理。

※ 五、結語

城和鄉的差異，不止是一個居住空間問題。城市裏各種空間的分佈和組成，可以關聯着許多原因，這些空間並不一定「同類相連」，也會讓置身其中者引發各種感受。例如上文提到前往陶然亭的路，就是消費空間（市場）和休憩空間的緊密接連，遊人才會在「畦步間」觸發截然不同的感受。旅京文人與長期根植此地的人們不同，他們的個人背景、旅京目的、客居與家鄉的環境對照等因素，都左右着他們對城市的觀感，也演繹着時代與他們的關係。所以，黃景仁和沈初雖然同在法源寺，但他們對盛世與人才（自己）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本文限於篇幅，以琉璃廠、法源寺和陶然亭為例，簡單勾勒出這些旅京文人與地方 / 空間構成連結的幾種可能，並以文學作品作為心聲情感的出口。

注釋

- 1 本文乃香港研究資助局項目「乾隆嘉慶考訂詩研究：資料與架構」(GRF18600521) 成果之一。
- 2 戴璐的筆記云：「琉璃窖東，遼御史大夫李內貞墓。誌稱葬于京東燕下鄉。乾隆三十六年，工部郎孟補亭濫監督窖廠空地瓦礫中忽露人腿一條，緝兇未獲，四處挖掘，因得李內貞墓。誌僅載官御史大夫，生卒，葬于京東燕下鄉海王村。知琉璃廠遼時為京東鄉村，海王之名始見。因亟為封墓墓碣，並乞朱學士筠作文勒碑。」〔清〕戴璐：《藤陰雜記》（清嘉慶石鼓齋刻本），卷 10，頁 3-4。
- 3 又同上書云：「廠東門內一宅，相傳王漁洋曾寓，手植藤花，尚存。」〔清〕戴璐，《藤陰雜記》，卷 10，頁 4。
- 4 李調元〈觀東坡興龍節付宴真蹟歌〉云：「吾師立崖真好古，百金收購為綴補。」「立崖」是李的座師周立崖，他在琉璃廠發現了蘇軾的真跡，以百金購之。〔清〕李調元：《童山集》（清乾隆刻函海道光五年增修本），卷 7，頁 15-16。
- 5 事見〔清〕李斗：《揚州畫舫錄》（清乾隆六十年自然齋刻本），卷 3，頁 19。
- 6 這是一種普遍心理，常見於考訂家的詩歌。請參拙文〈建初銅尺的考訂與詩——乾嘉考訂家的物緣與詩情〉，《中國文化》第 52 期（2020 年 9 月），頁 340-349。
- 7 〔清〕洪亮吉撰，劉德權點校：《洪亮吉集》第二冊《卷施閣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卷 18，頁 866。
- 8 〔清〕阮葵生：《七錄齋詩鈔》（清刻本），卷 10，頁 1-2。
- 9 〔清〕沈初：《蘭韻堂詩文集》（清乾隆刻本），卷 4，頁 1。
- 10 〔清〕黃景仁：《兩當軒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卷 15，頁 377-378。
- 11 〔清〕紀昀：《紀文達公遺集》（清嘉慶十七年紀樹馨刻本），卷 12，頁 17-18。
- 12 〔清〕黃景仁：《兩當軒集》，卷 14，頁 334-335。
- 13 〔清〕程晉芳著，魏世民校點：《勉行堂詩文集》（合肥：黃山書社，2012），卷 24，頁 633。
- 14 〔清〕陳兆崙：《紫竹山房詩文集》（清嘉慶刻本），卷 4，頁 4。
- 15 〔清〕陳昌圖：《南屏山房集》（清乾隆五十六年陳寶元刻本），卷 4，頁 9。
- 16 〔清〕程晉芳著，魏世民校點：《勉行堂詩文集》，卷 8，頁 207。
- 17 程晉芳：〈題陶然亭二首〉之二，〔清〕程晉芳著，魏世民校點：《勉行堂詩集》，卷 8，頁 207。
- 18 〔清〕汪啓淑著，楊輝君點校：《水曹清暇錄》（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卷 11，頁 171。
- 19 〔清〕章楹：《謬崖脞說》（清乾隆三十六年浣雪堂刻本），卷 12，頁 7。